

◇ 水网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港口是大海的一只脚。

我常去的港口是蛇口港。由此出发，一个小时内，乘船可抵香港、澳门、珠海等城市。船在水上开得稍微快一点，颠簸起来，一顿一顿的，跟车轮碾轧在减速带上的感觉一样。后者溅起的是轻尘，前者溅起的是巨大的水花，站在船舷边的人稍不小心就湿身。船行于海，人没于洋。虽在水上，似被淹到了胸口。无边际的大水，常令我暗生无依之感。想，万一翻船，如何才能游到岸边去？如果游不过去，该如何坚持到救生船来到跟前？那么多还在牵挂的东西，泡湿了怎么办？这样想着，就盼着船快靠岸。

海面通常是一片一片的鱼鳞纹，偶有一两条鱼突然蹦出来，引起一阵夸张的惊呼，迅速消失。风吹过，体感舒适。伶仃洋上少极冷和极热。常态的爽爽的感觉。放眼望去，城市渐小渐朦胧，只剩海、天、云。深蓝、更深的蓝、白，三种颜色，各自走到极致，越简单越纯粹，且可以任意组织，大开大合，大鸣大放，令人心胸开阔。一年之中，大半如此。心情不好的人，浸润其间，不好意思继续“心情不好”，哪怕有口无心地说一句，今天天气不错，长吸一口气，郁积的苦闷也会慢慢减少若干。

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，“六一”，对于很多孩子来说，留在记忆中的是演出、主持、戴红领巾、收获礼物，或者大吃一顿。这些我都经历过，但又都如过眼烟云。若要我回忆，那一定是：妈妈怕我冷，不让我穿裙子。不过现在想来，这里的冷，其实源自一种爱。

女孩总是爱美的。学生平时都要穿校服，但儿童节，老师允许我们打扮得美美的到学校参加活动。我爱穿裙子，但直到“六一”，妈妈还是觉得天气不够暖和：“你会冷的，瞧，现在农历五月都还没到。”“人要有汗津津的，你嗓子老不舒服。”她可以说出一百个担心我会着凉的理由。我不开心，但妈妈说的理由，还是让我勉强信服了。
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小学五年级时的儿童节，那天，太阳当空照，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列队活动。穿着长裤的我，看着前面后面的女生，都穿上了裙子和白色连裤袜，唯独我穿着牛仔裤，心里失落极了。回到家，我一脸不高兴。妈妈总能以理服人：“你体质不好。而且，我们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，吃东西要

1966年，香港电影《画皮》上映，在电影院里，一位老太太被当场吓死。

那么，蒲松龄的《画皮》到底有多恐怖呢？

这王生是个撩妹高手，大清早出门，遇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女，本来路人擦肩而过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他偏要凑上前搭讪，表现出一副关心之态。那女子便把自己被父母卖给一个富贵人家，忍受不了大老婆的辱骂和毒打，想方设法出逃的情况说了。王生认为机会来了，便把女子带到家中。如果王生给女子一个安稳的生活，倒也无可厚非，可他偏偏当晚就与女子睡在一起，而且还把女子藏在密室之中。王生的老婆发现了，劝他把那个女子打发走，可他却摆出一副怜之爱之的样子。

这世上有许多人，以做好事善事为幌子，其实是为获取回报。他们以为滴水之恩，当取得涌泉相报。殊不知，一恩一报，有其自然法则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道士，道士一语道破天机，说你死到临头还

大海的脚

站在岸上时，心态要从容些。往远处看，水中一架架高大的吊车，撑着天，摠着海水，非常有气势，不知道它们明天会织出什么来。反正它们要做的事太多。雄心勃勃的建设丛惠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事物一起向前走。脚全麻了都不肯停一下。那个“前面”，与其想象的“前面”是否一致，谁也不敢讲。

再远处，能看到一片一片苍翠的山，有的与大陆连接，有的孤零零漂于海中。“苍”者，有翠，有青，有浓淡对比，有老，有涩，有黑，有白，黑与白都深沉，互不遮掩。仿佛是明清古画中的样子，从农耕社会一直盘踞到今天。它们与这边厢林立的高楼大厦对视着。那些鲜活的建筑，调皮捣蛋，一个劲儿要往前凑过去。而树木森严的山一动不动，很自信的样子，似说，你来，你来。

防波堤、灯塔、横七竖八的渔船和客船，船舷上绑着的黄色救生圈，显示着繁忙和有序。它们什么时候出发，什么时候返回，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定。每个人，每条船，都知道自己的所往所终，甚至一路上发生了什么，都可

以全程监控。那些人下了船，带回来什么，也可以想象得出。一切在按部就班地运行。

没有意外。台风来临之前好几天，渔船都被命令拴在港口中。

没有期盼。谁可以进入，谁要留下，都预先得知。一切诗歌和散文，都数字化、物理化。

这一切来得太快。多少年了，港口上的人一直与突发作战，每天都要消化无端到来的焦灼。港口是一个交叉点。一个人登船了，能否回来，几天后回来，大家都惴惴。他们要对神祈祷，向神询问。出海者将在伶仃洋内外遭遇什么，只有天知道，天又不提前告诉你。站在港口的女人，手搭凉棚日日期盼，也许等来的不是丈夫、儿子以及满仓的鱼虾，却是手持刀枪的蒙面闯入者。她们披头散发，四散奔逃。或者等来的是一具冰凉的尸体，甚而至于，连尸体都等不来。她们哭天抢地，寻死觅活。这些事，几个月就麻木了，在麻木的日子里开始新的期盼。他们和她们，都是故事的主角。被动的和主动的。

这些年，港口时不时修整，扩大，将那些故事推远，淹没在大海中。往昔和当下，胶着着，似乎都无胜算。不再神秘的伶仃洋，暂时平缓下来。

我想穿裙子

‘不时不食’，穿衣就要‘不时不穿’。”见我听不明白，她又搬出了天天挂在嘴上的“春捂秋冻”。但毕竟一年只有一天是儿童节。我还能想起，那天我想穿的，是妈妈给我做的那件藏青色马甲裙，配个白衬衫穿，又精神又好看。

上大学后，我大概有点逆反，再也不穿棉毛裤了，还时常偷着乐，因为我住校，妈妈鞭长莫及了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特别喜欢穿裙子，也开始“突破”季节限制，老爸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带我去买了我的第一双长靴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。正好是冬天，我去买了一件如棉被般的羽绒服，就是为了在零下的天气里，依然能穿上漂亮的裙子。

不过，妈妈教育我“不时不穿”的道理，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次次被印证。读研时，有一次我穿着一条破洞牛仔裤，走进“中国传统文化”课程的

课堂。那天，上课内容恰好和节气有关——人要顺应季节和节气的变化。课堂上，我妥妥地成了反面典型，老师指着膝盖的破洞告诉大家，千万别学我，因为气温骤降时，膝盖和脚踝特别容易受寒气侵袭。

今天，着装自由度已经很高的我，早已对妈妈怕我冷、不让我穿裙子的事释然了，甚至越来越理解她当年的良苦用心。我也开始服气生活中妈妈对于时令和节气的讲究。她现在依旧会教育我：“时令有度，生息有节。”她也和外孙女、外孙一起用上海话演绎二十四节气，传播节气的智慧，还会把那句“自然是按节气时令更替轮回的，要顺应自然，不能逆天而行”挂在嘴上。

如今，当女儿对我提出天冷也要穿裙子的想法时，我几乎不拒绝她。我想保护她的爱美之心，但前提还是妈妈常说的“要保暖”。我给女儿买厚连裤袜，也会跟她讲“不时不穿”的道理，当然还有我的故事：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，但这是发自心底的爱意。同一个世界，不同的妈，但妈妈说的都对！

恐怖的画皮

不自知。王生将信将疑。于是他悄悄回家，看见大门被反锁着，便蹑手蹑脚扒到窗前偷看。这一看，王生被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，牙齿尖锐得像锯齿，脸色乌黑得像铁板，一张美人的人皮放在床上，这鬼还拿着一支彩笔在慢慢地描绘。“已而掷笔，举皮，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”

蒲松龄的这段描写特别生动精彩，因而也就让人格外恐怖。这一“掷”字，让我想起当代某些江湖书法家，一番笔走龙蛇之后，猛地将笔一掷的那种得意和狂妄，这鬼亦是如此得意与狂妄。随后，举皮振衣披身之举，无不让人骇极。可让人感到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女鬼“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搯生心而去”。

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被当场剖腹剜心，腔血狼藉，会是什么感受呢？

最后，还是王生的妻子忍辱负重，救了王生一命。她不仅忍受着一位常年卧于粪土之中乞丐的揶揄、辱骂、鄙视，还强忍着恶心吞下乞丐的口痰，真是羞愧难当。恰是那口痰化为王生的心，让王生死而复生。

这里，蒲松龄不仅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恐怖的画面，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、鬼、儒、道、释的关系图。那位乞丐，虽然没有直接交代身份，但“尾之，入于庙中”，已间接说明那是一个佛中人。王生的妻子代表着普罗大众。

于是这幅关系图便清晰明了：鬼于世上作恶多端，残害大众，本性难移。儒士道貌岸然，一副救人济世之貌，实为虚情图利之徒，那口痰是污秽之物，却成为儒者的心，讽刺意味十足。芸芸众生，却甘心为儒者奉献，哪怕受到百般侮辱，也要尽忠尽职。而道士却把混沌尘世看得清清楚楚，能洞察秋毫。而佛者存世，不讲究形式，却能救人一命，正所谓“修者自修”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